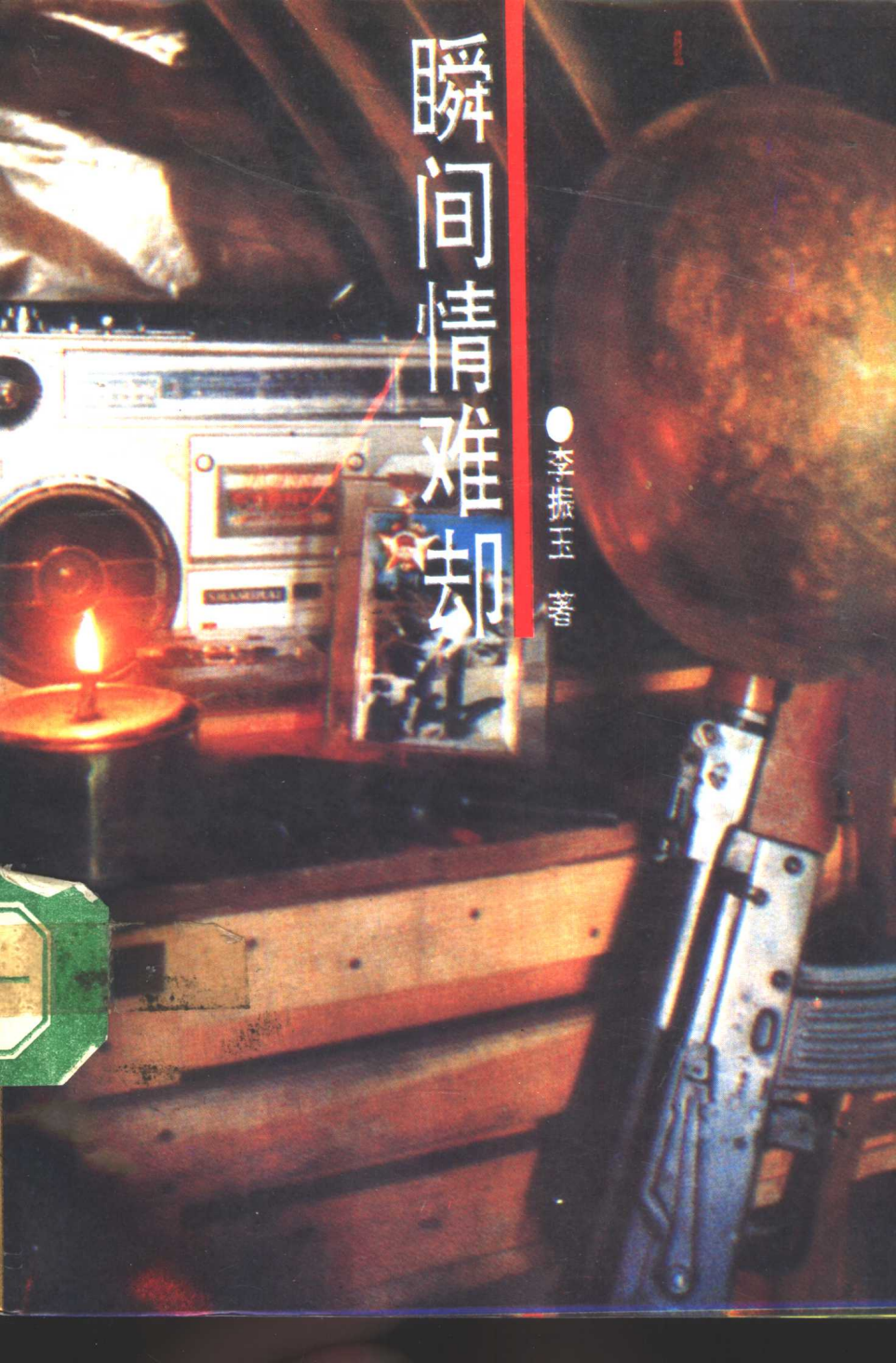


# 瞬间情难却

● 李振玉 著



972741

I247.52  
4051

I247.52  
4051



# 瞬间情难却

●李振玉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F11494

(京)新登字172号

**瞬间情难却**

李振玉 著

\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25印张 2插页 283千字

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\*

ISBN 7-5059-1736-6/I·1197 定价: 7.00元

## 作者简历

李振玉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1928年生于山东烟台市，抗日烽火中为乡儿童团长。1945年1月参加共产党，4月由西海中学参军，从班排长到坦克副师长，一直任军事指挥员。参加战役战斗百余次，多次荣立战功，获淮海纪念章、渡江纪念章、三级解放勋章、独立功勋章各一枚。

1978年离职后，转入文学学习和创作。发表过短篇小说和散文，1989年出版长篇小说《泪比水重》，1990年出版长篇小说《庭院风流》。

## 引 子

---

华夏自古英雄多，世世代代唱出数不尽的慷慨悲歌。今朝，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，中华儿女又演出新的乐章、新的传奇、新的凯歌……

这里，不描男儿驰骋疆场，不绘巾帼立马横枪；不表公子哥儿风流倜傥，不言名门闺秀洒泪偷香。这里，只实录绿色丛中鲜为人知的婚恋秘闻，以及人生旅途的崎岖艰辛……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引 子        | ( 1 )  |
| 一、一群男子汉    | ( 1 )  |
| 二、少女在呻吟    | ( 10 ) |
| 三、我等着你     | ( 24 ) |
| 四、溪边飞出洗衣声  | ( 38 ) |
| 五、情起瞬间     | ( 49 ) |
| 六、迟发的爱情    | ( 63 ) |
| 七、泼辣的姑娘    | ( 75 ) |
| 八、烫人的热浪    | ( 89 ) |
| 九、山沟来群女秀才  | (103)  |
| 十、爱神悄悄降临   | (117)  |
| 十一、有情鸳鸯无情棒 | (133)  |
| 十二、女儿悄悄出走  | (144)  |
| 十三、超出想像    | (155)  |
| 十四、这山也有清泉  | (168)  |
| 十五、大嫂闹军营   | (181)  |
| 十六、夜雨无情    | (196)  |
| 十七、枪声不容争辩  | (205) 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十八、好厉害的丫头·····   | (219) |
| 十九、又一新天地·····    | (233) |
| 二十、一双难寻的眼睛·····  | (247) |
| 二十一、冤家路宽·····    | (259) |
| 二十二、白马王子·····    | (273) |
| 二十三、迷你餐厅·····    | (286) |
| 二十四、不和谐的音符·····  | (301) |
| 二十五、新婚的光棍·····   | (313) |
| 二十六、出乎意料·····    | (326) |
| 二十七、蜜月归来答客难····· | (338) |
| 二十八、嫁不出去的姑娘····· | (350) |
| 二十九、山雨欲来风满楼····· | (361) |
| 三十、天鹅怒斥癞皮狗·····  | (371) |
| 三十一、秋雨秋风添新愁····· | (380) |
| 三十二、路边小小避风港····· | (392) |
| 三十三、戎装易脱情难却····· | (406) |

## 一、一群男子汉

---

据说，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，一切美好东西的源泉。

你瞧，这群身穿国防绿的小伙子，有的拎着活蹦乱跳的鲫鱼，有的拿着张牙舞爪的螃蟹，有的攥着鬼精溜滑的泥鳅，嘻笑着打闹着走出绿油油的稻田地……

你越瞧越觉得这些小青年太可爱了，他们真的把劳动变成了节日。

尽管他们不知什么是苦什么是累，毕竟都是肉长的。所以，当在稻田里挠秧挠了一大半儿时，在一声令下，有的便到田边小溪里洗洗涮涮胳膊腿上的烂泥，有的什么也不洗，就地湿田埂上一坐喘粗气。也难怪，他们弯腰曲背地在炎热的阳光下辛苦半天了，也该歇歇腿喘口气了。不过，也有不知疲劳的，还在水溪里摆弄那几只口吐白沫的小螃蟹和寻机想逃匿的小泥鳅。

有几个机灵鬼，不约而同的瞅瞅连长，又瞅瞅指导员。那眼神，有的透出尊敬，有的露出畏惧，有的还带那么几分敌意。这帮年轻人，好似一团火，又似一团谜。

晋大江可不是傻瓜，他是机灵鬼里的机灵鬼。要不，怎么能叫他“小电脑”；要不，怎么能让他当指导员。他没细瞅

战士们的眼睛，也没听清战士们在喳喳什么。他是凭经验和感觉，触摸到了战士们的脉搏，他知道此时此地战士们的心情，也知道战士们在想什么。他朝连长鲁国山使了个眼色，向一片葱绿的小树林指了指说：“走，老鲁，咱们到那边歇歇。”

鲁国山会意地一笑，他也知道，若是他和指导员也那么往田埂上一坐，战士便不能尽情地说笑，那样的休息反而会更觉得疲劳。于是，他自然而然不慌不忙地跟着晋大江向离稻田不远的小树林走去。

不能说，小树林这边风光独好，却是另一小天地，别有一番情趣。这里天是绿的，地是绿的，空气也是绿的。还有几只小鸟正在林中鸣啼……

蓦地，一只受惊的兔子从身边蹦起，向前窜了几步又停下来，回头向来人膘了一眼，才不慌不忙地向草丛中溜之大吉。

妈的，六、七月的兔子也迈着方步充大爷哩。

眼精手快的晋大江，拾起一块石头向兔子逃走的方向掷去，嘴里惊喜地喊道：

“老鲁！兔子！”

“他娘的，你兔嘴（吐字）不清。怎么连汤带面的。”鲁国山敏捷地回敬一句。

“你这家伙，人们都说你憨厚，可就是不肯在我晋大江面前吃一丁点儿亏。”

“你小子是阎王爷媳妇怀孕——一肚子小鬼。”

“真他妈冤枉，我鬼你什么来？”

“这倒是真的，咱哥儿俩没说的，你是白赚个鬼机灵。”

“只咱哥俩吗？”

“不。你机灵归机灵，从来不坑人。”

“这才像句人话，这才像个有良心的人。”

“你这家伙。”鲁国山笑骂道。

“你这家伙和我这家伙，都成了咱连战士和机关干部议论的家伙啦。”

“议论什么？”连长急问。

战士的议论一般无关大局，机关干部的议论却往往关系到连队的命运。因为议论里不仅仅是参谋、干事们的高见，这里往往还夹杂着头头脑脑们的声音。

“议论什么？！人家说，警卫连有两大谜。”晋大江神秘地一笑。

“哦！”鲁国山惊疑地笑了，“咱这百十号人就像一池清水，一眼望到底。哪有那么多的谜。”

“外边传得还挺神，一是说，我这个指导员为什么找个小姑娘做未婚妻？苦苦等了好多年。第二个谜就是你的。连长快三十岁的人了，为什么不找对象。”

晋大江说着，目不转睛的注视着连长，似乎想从鲁国山面部细微变化中，窥测他内心世界的机密。

谁没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秘密。前些年，一个偶然的机遇，谁知道他的心叫一支什么神奇的箭射中了……

战士见连长、指导员走远了，顿时活跃起来。眨眼间，这里变成了蛤蟆湾。几十副说笑戏骂的嗓音中，冯涛志的喉咙最尖。这个小冯是个有特点的战士，不仅嗓音高，长相也有独特之处，胖乎乎的圆脸上有一座异峰突起的鼻子，鼻梁上面，肿眼泡包着一双贼亮机敏的眼睛，他站着和坐着差不

多高，战士都叫他“矮胖子”。别看他个头没达到男子汉的标准，他在农村兵面前却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。因为他是来自大地方的兵，都说他是扛着步犁上西天——耕（经）过大地的人。

提起小冯，不能不多说几句，这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伙子。这里且不说他上学时靠抄别人的作业，应付各种考试；也不说他用一盒假洋烟换了一副蛤蟆镜。只说他这一张嘴，就够有趣的。似乎他这张并不大的嘴，也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。说它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，特殊就特殊在他总是像耗子一样不停的嚼东西。不是嚼糖就是嚼花生，不是嗑牙就是嗑瓜籽，再没什么可嚼了，就摘片树叶或拽根嫩草放进嘴里咕叻咕叻嚼得挺带劲儿。

真的。你瞧，小冯手提着用柳条儿捆绑的螃蟹，嘴叼着几片柳叶，得意洋洋地向人多的田埂凑来，并故意地把嘴里的树叶向小周吐去。巧得很，带着唾液的柳叶不偏不斜地贴到小周的脑门上。你说，恶心不恶心？憨头憨脑的小周知道又是小冯在捉弄他，他一面抹掉脑门儿上的树叶，一面骂道：

“他妈的，丧门鸟又拉屎了。”

“二姑娘，冯大爷是瞧得起你。”小冯贴着小周坐下去。

这个小冯就爱给人起绰号，叫农村兵为“山里人”、“窝窝头”、“烤白薯”、“山药蛋”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农村兵也不含糊，就将小冯的姓一分为二，叫他“二马蛋子”。说句公道的，小冯对小周还算客气，他见小周总是蔫不济的就叫人家“二姑娘”。其实，小周老实是老实，却是一个不缺任何零件的男子汉。

“滚！二马蛋子滚一边儿去。”小周推了小冯一把。

“二马和姑娘亲热亲热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不会下个骡驹子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引起战士们一阵哄笑。

“你这嘴呀，像个大粪坑。”小周紫红色的脸膛又加深了颜色。

“假正经。”小冯挖苦一句。

“你没正经。”

“好。咱们说正经的，”小冯眨了眨眼睛问：“唉，最近你那杏子还是石榴的，怎么不来信了？”

小周这几天也正盘算着这件事，但他又不愿让人知道他的心思，便搪塞说：

“农活儿忙呗。”

“再忙也可以画拉几个字。可别飞了。”小冯像个专爱螫人的黄蜂，那儿怕螫螫那儿。

“你他妈，鸡抱鸭子干操心。”

“关心同志嘛。”小冯眨了眨眼睛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唉，上次挠秧，我送给你的那个小王八呢？”

小周什么也没说，伸手就捶了小冯一拳。

该打。人家心里正七上八下惦挂着未婚妻“吹灯”，他单说什么乌龟、王八的。

“唉！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小冯假惺惺地质问着。

“你这小子，就像这只螃蟹，总是张着剪刀，举着锤子，横行霸道。”

“不说可笑不热闹。”

小冯是个爱说爱笑的痛快人。不过，他常拿别人的缺点弱点做笑料。

“说句正经的。”小周十分认真地说：“我回去探家时，你能帮我在北京买张火车票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小冯眯缝起小眼睛说：“最近我就要回北京一趟，给后勤部赵科长办件事。”

忽然有人喊道：“来信了！”

真的，连部小通信员送来一叠子信。战士们见家信、情书来了，便不顾一切地蜂拥上去。

小周运气不佳，他是第一个冲上去，最后撤下来，却空手而归一无所获。三七二十一天了，真该……真该来信了，可就是不来。他似乎预感到形势不妙。头顶上的太阳，身边的热浪又加添了他的不安和烦躁。他喘了口气，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，神差鬼使地想到这几个月全连有三四个“吹灯”的。想到这角落，尽管大热天也让小伙子有点不寒而栗。

站在一旁的小冯早看出了门道，他略带几分幸灾乐祸的凑上去说：“二姑娘，小姐儿把‘绿帽子’给你扣上了吧？！”

“滚，别来报丧，老子要清静清静。”小周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。

“瞧你这德性，就是个王八命！”碰了钉子的小冯也显出了几分不高兴。

“滚蛋！这里没有你说嘴的地方。”小周的脸涨红了。

“哟！臭土鳖当了烂王八，向大爷撒气。是吃错了？还是皮发紧啦？！”小冯瞪大了小眼睛，习惯地捋了捋胳膊。

年轻人火气壮，往日蔫不济的小周，时下心情不痛快，又加站在众目睽睽的太阳底下，更是火上加油，便向前跨了一步，冷冷地说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谁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！流气！”

流气，虽然不是流氓，但它们却有血缘关系。小冯最忌讳别人骂他流氓，过去虽然有那么一点小小不然的什么，可是来军营后，憋住一口气改了。不仅改了，还真好好的干了一阵子。这小子，怎么又……妈的，这是什么年头？乡下的土老帽儿，竟敢欺负城里的“八旗子弟”。小冯在众人面前觉得自尊心受了损伤，火冒三丈地窜上去，出拳给小周来了个黑虎掏心。这家伙够黑、够狠的。

眼看着笨手笨脚的小周要吃亏，也不知从哪儿冒出一股灵气，他向左急跨一步，双手扭住了小冯的胳膊，用力转了九十度，扭得小冯呲牙咧嘴，想求饶又不好意思。如果到此为止，也就不会出什么大事了。不料，平时蔫儿不济的小周想在众人面前露露脸，就朝小冯屁股上来了一脚，这一脚把小冯踢了个嘴啃泥。

这可出乎小冯的意料，没想到窝窝囊囊的乡下人，蔫儿不济的二姑娘，还有这么大的力气，这么大的脾气。

众人见小冯和小周打起来了，嚷嚷着围上来，口头上都说：“别打了，别打了。”心里也有希望战火再起的。特别是经常受小冯奚落的农村兵，都想再看看小周是怎样教训小冯的。这不完全是心理倾向和报复心理，当兵的生活太单调，总盼着有点刺激性，见到狗打架还要看上几分钟哩。

想当年，小冯是街道上小有名气的“小拳王”，他从学校打到西单，又从北京打到军营，从来没像今天这么现眼丢份儿。他和小周一交手，才试出这个吃地瓜窝窝头长大的土小子，胳膊腿儿还挺硬梆的。难道说，姓冯的就栽在这土驴手下？不能，绝不能！那日后还姓冯不姓冯？！他知道这么赤手

空拳凭力气是占不了上风。他一咬牙，翻身来个鲤鱼打挺跳起来，顺手抓来一把铁锹，径直向小周奔去……

连长和指导员见战士打起来了，脚底生风，尘土飞扬，快步飞跑过来。两人齐喊：

“住手！不要打了！”

小周像个好斗的公鸡，梗着脖子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充好汉。小冯则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，哪里听得进制止和劝说。他抡起铁锹就向小周头上劈去……

眼看一场人命案就要发生了。急了眼的连长，大步窜上去，一手擎住劈下来的铁锹，一手左右开弓给小冯两记耳光。这两记扎扎实实的耳光，把小冯打得摇摇晃晃，两眼直冒金星。

两记超重型的耳光，把小冯打蒙了，也把全连打蒙了。不过，指导员晋大江还是清醒的。他一把将骂骂咧咧的连长推开，一手扶住鼻流鲜血的小冯。小冯懵懵懂懂的意识到这里不是他家那条胡同，而是一座威严的兵营。但他从心里不服气，嘴里嚷嚷着：

“好小子，咱们走着瞧！”

“瞧什么？你这两下子早瞧见了！”

不，狗急了跳墙，人急了就会打黑枪。

这时，人群里七嘴八舌的议论着什么。指导员大声喊道：“嚷嚷什么？！都别瞎嚷嚷！”

说着，晋大江拉着小冯向水沟走去。他一面给小冯洗去鼻血，一面又安抚了几句，这才将小冯交给一排长。自己又回来找连长。

这时的鲁国山还在气虎虎地骂人：“有这样打架的吗？！还

动他娘的铁锹了。”

“你还有理哪！有像你这么劝架的吗？！不像话。”晋大江瞪了连长一眼。

“出了人命怎么办？！”

“你把铁锹夺下来不就得了吗，为什么又给人两耳光？！军阀残余！”

鲁国山不服气的瞪着眼嘟噜句什么。

“你平时处处为咱们连队着想，怎么驴脾气上来了就什么也不想了？！”晋大江语重心长地批评说：“你这个人真让人难琢磨，你就是不为连队着想，也该为自己想想嘛，眼看快当营长了，你……”

“我出来当兵，也不是为了做官。”

“当不当官，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。这是我们的事业，我们的国防事业。”

“我没那么高的水平。”

“没水平就有理啦？！没水平学习嘛。你经常要求班、排长要给战士做表率。今天，你是怎样给班、排长做表率的？”

“我的指导员，你怎么变成老太婆了。”

“不管是小媳妇还是老太婆，你好好想一想，马上去找小冯做检讨。”

“你怎么没完啦？”

“完？咱们回去再说。”

## 二、少女在呻吟

---

鲁国山独自一人，愁眉苦脸的在连部闷头写检讨。不知是笔不好使，还是纸不好用，他写了撕，撕了写……

他娘的，怎么这样笨?!平时不算笨的脑袋，今天却笨得像个“窝窝头”。不，窝窝头还有洞眼儿呢。倒真像小冯说的“山药蛋”。山药蛋就山药蛋呗，偏偏又不像山药蛋那么木讷，那么简单。

是的。不知怎么啦，他忽然愁眉一展，哧哧一声笑了。心里骂道：“晋大江这家伙，准是勾魂鬼转世，真该挨千刀!”

这倒不是因为晋大江批评人不讲情面，而是他那唇枪舌剑净往人的心窝里戳。什么这个谜，那个谜的?!人家刚刚放下的心事，他又端出来。这一端不要紧，却导致大脑某一根神经的过分兴奋，急迫中竟把战士打了，可是打人的材料却写不出来了。你说焦心不焦心?焦心归焦心，不知为什么，那木僵的大脑，突然活跃起来，长了翅膀的思维独行其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飞越山山水水，飞到那段难以描绘难以忘却的时间和空间，飞到举世闻名的唐山。

什么?唐山?是的，唐山。一颗镶嵌在乌金上的宝石。

不仅仅是唐山，他眼前仿佛又闪现出废墟中那位死里逃